



## 聚焦文学新力量

###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4)

# 疼痛而荒诞的情绪世界

□李壮

阿丁的中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终》包括14个故事,像一道长长的阶梯,引领我们逐步接近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阿丁在他的作品中营造出种种强烈的气氛,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沉溺其中,或悲伤,或惊悚,读罢令人失魂落魄。作为以上这些效果的技术保证,阿丁小说的形式风格也具有其鲜明的特色。

阿丁小说的核心是生命的痛感以及由之而来的悲伤、困顿又荒诞的情绪——这种情绪震撼、裹挟着我们的内心,迫使我们一篇一篇地读下去。阿丁小说所着力建构的并不是具体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而是一种感受性极强的生存处境。当我们深入这种情绪的背后,对作为情绪载体的文本加以分析,看到的是作者对存在的理解、对日常世界的剖析及其在形式技巧层面上的鲜明特色。

### 记忆、逃离与存在

《寻欢者不知所终》一书被分为三辑:有关记忆,有关逃离,有关存在。这种设置中包含着确定的内在逻辑,它们共同暗示着阿丁文字世界中的核心命题:往日的记忆是痛苦的,它所带给我们的创伤迫使人们选择了逃离;可是逃亡中的人又注定陷入无法逃脱的存在困境。这种形而上的困境是超个体、超时间性的,它弥漫于所有的时间与世界之中,是一种关涉存在本质的、苦痛又荒诞的情绪。这种情绪最终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生活。

第一辑“有关记忆”中的几篇小说主人公都是孩子或者少年,在这些基本处于原生状态的生命和简单、无辜的故事之中,阿丁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的原初图景或者说本质秘密——残酷和痛苦。《人奶》中,受困于性萌动的陈国庆为了使用人奶治疗眼睛(也就意味着能再次看到邻家阿姨的乳房),竟带着弟弟去看电焊的火光,最终导致弟弟失明,自己也因此被父亲打成了瘸子。《一个旅程,一个旅人》讲的是一个高考结束的少年渴望以凯鲁亚克《在路上》一样地方式去寻找青春的自由,却在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中被撞得遍体鳞伤。同样的创伤也出现在《成人礼》中,阿丁对这篇小说有这样的表述:“欺骗和背叛也许是你在成人礼时最大的收获,很多时候你自己就是祭品本身。”对残酷与痛苦的领悟正是我们每个人的成人礼,回头再看,年少时的创伤记忆又仿佛预言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面对这样的命运,有人选择了逃离。本书的第二辑讲述的就是有关逃离的故事:为了从那种虚无而又秩序井然的生活中逃脱,丈夫不得不变身为嫖客以求提供离婚的确切理由,这个把嫖娼称为“寻欢”的男人点燃了妓女心中挣脱命运的渴望(《寻欢者不知所终》);另一些人则利用肉体的创伤来解脱心灵的痛苦,厨师在外伤导致的选择性失忆中幸福地忘却了现实中那些难以释怀的屈辱(《低俗小说》)。然而,逃离的结果是什么?即使逃出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也无法逃出世界与存在的基本规则——即使已经放弃一切,苏珊还是没能挽回李格林的无情离去,苏珊最后挥棒砸碎兔子脑袋的血腥一幕,恰恰暗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残酷正在进化链条的远端重新启动(《你进化得太快了》)。

形而下意义上的逃离之所以会以悲剧告终,是因为我们在形而上的存在层面早已陷入困境。在第三辑中,阿丁所讲述的就是一个个关于存在的寓言。有时候,我们陷入困境是因为我们与外部的世界格格不入,自我与存在之间的对立就像M与W的不同一样难以调和,以至于除了以偏执的暴力完成双向的毁灭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我们找到心灵的释放(《W与M》);而在另一些时候,这种困境则来自于我们对自身的否定和拒斥——“这世上许多人最厌恶的人其实就是自己”(《石头记》)。有的人试图洞悉存在的秘密,他们想要找到一种方法,使自己能够像上帝一样睥睨人类的生死,结果却是人类的存在远比肉体的存灭更为复杂(《上帝是吾师》)。同时,阿丁却又安排另一些人获得了这种洞悉世事的能力,这种对世事真相的洞悉最终导致信仰的坍塌与勇气的崩溃——“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中坍塌了,碎成了齑粉,永远不可能重建”(《查无此人》)。

### 用一种氛围表达世界

不论是在面对具象的“世界”还是抽象的“存在”,阿丁都有他独特的思考和完整的观念。不过,阿丁对世界的理解并没有使他的小说变成无味的说教或者阐释。虽然阿丁像个哲人那样在思考,但同时他也像个诗人那样在写作。阿丁小说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干枯的“理念”,不是单纯的“形象”,而是更加难能可贵的东西——一种充满真实生存感受的情绪氛围。这就是我眼中阿丁中短篇小说最鲜明的特质:生存感受的到位传达以及情绪氛围的强烈冲击。

事实上,阿丁对世界和存在的理解以及对这种理解的表达,正是在其小说情绪氛围的构建之中悄然完成的。就是在这种难以言表的强烈氛围之中,世界荒诞而痛苦的本相得到了最完美的表达。《就像鱼找到了水》的副标题是“写给不可名状的恐惧”,写一对因为偷看黄色录像而被警方通缉的父子的故事,焦虑和恐惧的混合构成了小说的氛围。小说里的人物,父亲、儿子,隔壁的寡妇以及同学的姐姐,每个人都处在一种饥渴与恐惧交织的焦虑之中。最终,不堪恐惧的父亲以一种无比兴奋的心情迎向了警察的抓捕,而儿子也在一次实实在在的偷情之中完成了男孩向男人的蜕变。《右眼跳灾》中,我们能够强烈感受到个体在生活秩序面前的困窘和悲哀。小说中孤独的疯子面对塑料模特泪流满面并掏出阳具的场面会让我们惊战不已,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即将结婚的警察竟然对当街手淫的疯子心生嫉妒,并最终在一场比赛般的暴力对抗中丢失了一颗睾丸,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一场祭献般的情感宣泄。类似的情绪也弥漫在《晚安,秦舞阳》中,在一种孤独、屈辱却注

定无望的反抗之中,人性的软弱和命运的残酷让我们感到由衷的惊悚。《三个颇有成就感的贼》中的前两个故事带有鲜明的荒诞色彩,仿佛是对无常人生的一种嘲讽;而最后那个小偷的故事在荒诞之余,更让我们感到一种深沉却又温暖的悲哀:“如今我还在以偷窃为生,或许是一种纪念的方式。”

阿丁的小说总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出极端的情绪,这种极端是实实在在地潜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医生出身、自称“对苦难和生死有跟常人不同的理解”的阿丁喜欢以笔为刀,剖开日常世界那司空见惯的皮囊,再把那惊悚的真相血淋淋地展示给我们看。那些再常见不过的画面——人都有之的心思,一旦被绑到阿丁的刀锋之下,都能够被剖出最深的本质,令人感到源源不断的疼痛。阿丁的小说往往能在现实主义的笔触之中生发出超现实主义的意味,既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又参与了文本氛围的直接营构。《人奶》中的小男孩扔掉了所有赢来的玻璃球,这既暗示着主人公生理与心理上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很好地传达了一种空虚、失落、挫败的生存体验。《右眼跳灾》中,阿丁安排了两个受困于秩序之中的小警察,通过写他们注视一个疯子纵情哭泣并公然手淫的场面,不露痕迹地铺开了一种关涉存在本质的孤独情感。

这种对情绪氛围的重视和迷恋,是“70后”作家身上共同的标签。阿丁和他的“中间代”战友们试图在最真实可感的情绪体验中表达他们对存在的理解。如果说先锋小说是在形式的探秘与实验中进行某种现象学的探求,试图借助夸张与变形的形式揭示存在的本相,那么,阿丁等人的小说所热衷的是展示存在的“表象”,并在充满感受性的文本中传递某种真实的情绪,由此产生巨大的言说与阅读快感。因此,不同于“60后”直击形而上的狂热与迫不及待,阿丁更看重的是对情绪与生存感受本身的领悟。

### 形式和技术特色

阿丁小说在技术层面颇有辨识度,不妨尝试着在他与其他“70后”作家的对比当中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来看阿乙。阿乙的中短篇小说同样十分重视气氛的营造,存在的压迫感与危机感是其小说中的主旋律。有意思的是,阿乙的这些小说大多以犯罪/侦探小说为外壳。他习惯在强烈的理性逻辑之下,勾画出现实冰冷而暗淡的真相,进而构建起强烈的情绪氛围,有论者将这种风格形容为“暴烈的快感与手术刀般的冰冷”。相比之下,阿丁则不那么追求严丝合缝的逻辑性,他所重视的是叙事的自然铺开,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方式完成对生存图景的呈现。小说《人奶》在进入故事的主线之前,先用不小的篇幅写了玩玻璃球、捡小药瓶、做大肚子水枪等与核心情节并不直接相关却颇有意味的细节,对于故事的高潮部分,阿丁使用了

一种感性而审美的语言来处理——“而这时,陈国庆从弟弟的瞳孔中再一次欣赏到了弧光惊人的美丽。然而瞬间之后,陈国庆的发现让他惊慌失措——弟弟眼中的光骤然熄灭。事后,这让他想起自己曾经玩腻的一个游戏,他用弹弓准确地射中路灯,灯泡瞬间的破碎在他眼中短暂地滞留了一团光晕,光晕的中央,是一团深不见底的黑。”小说《你进化得太快了》很难归纳出一条主线,这篇小说在对枝蔓和细节的不断铺展中完成了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逃亡故事。由此可见,阿丁的中短篇与阿乙有颇多共通,但也显示了某种不同的风格。相比于阿乙的紧张和暴烈,阿丁的文字更为松弛自然,他的叙事从容、丰富、具有节奏感,这使他的作品在保证了锋利和情感冲击的同时,也具备了丰富、从容的气质。

同为“70后”的盛可以在小说中最擅长对细致又惊心动魄的内心世界进行刻画,而阿丁则更加热衷于展示生活自身的纹理。换言之,盛可以喜欢直接面向主体的内部环境,阿丁却习惯落笔于主体的外部环境。正如《寻欢者不知所终》一书封底上的文字所言:“阿丁以一种与道德、制度、合理、文明保持距离的态度,试图呈现、追问生活与人性存在的各种可能性”,阿丁在叙述姿态和情感倾向上始终与其所叙述的对象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更喜欢对“热文本”进行一种“冷处理”。《石头记》中那个厌恶自己的雕刻家是现代社会的颠覆版匹格梅梁,他传递出的是一种绝望、厌倦的时代情绪。但是,阿丁并没有在这位雕刻家的身上狠下蛮力。相反,他把叙述的视角固定在无关痛痒的偷情者“你”的身上,通过“你”的有限视角来观察,最终让这个有限视角变成了解开秘密的关键意象——“你”变成了石头,被雕刻家怀着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情雕成了自己的形象。在《上帝是吾师》中,阿丁发明了一种类似监控器的“植入跟踪器”,给予“我”一种俯瞰视角,以局外人的语气开始故事的讲述。《成人礼》中,阿丁甚至把对“距离感”操作直接应用在了文本空间上——主人公的生殖器被浇上芥末油的情节被切成了两段,分别放在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如此处理打碎了小说情节的顺序推进,把紧张的读者从这个关于背叛的残酷故事中拉了出来,以一种全知的姿态俯瞰并回味整个故事,看似不动声色,却使我们的内心加倍颤抖。

阿丁的小说无疑蕴藏着强大的情绪能量,但是作为一个高明的写作者,阿丁不会让自己的感情在文本中露出介入的痕迹。在情绪的激流中保持冷静而抽离的姿态是阿丁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显示了他的写作功力。

《寻欢者不知所终》是阿丁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除此之外,阿丁还出版有历史随笔集《软体动物》和长篇小说《无尾狗》。作为一个30岁之后才真正开始写作的作家,《寻欢者不知所终》里收录的作品其实只能算是阿丁的“早期代表作”。在未来,阿丁的写作还有着无限的空间和可能。

### ■评论

## 救赎人心从社会救赎做起

□贺绍俊

此外,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不仅是对诈骗犯罪的真实揭露,而且是对社会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的追问。作者将诈骗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来考察,通过一个年轻人走向诈骗的经历,考察我们社会在道德方面的缺失。我注意到,路远明的白目中有两个细节:其一是在公共汽车上,路远明亲眼看见几个年轻人以易拉罐拉环为名,骗走了一个老农的1000元钱。其二是路远明在ATM机上取钱时,银行卡被当时设骗局的几个年轻人骗走了。而此刻的路远明正在城里辛苦打工,卡里微薄的积蓄是他准备给母亲治病的。这两个细节无疑对路远明的思想转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当然,一个人的被骗经历并不能成为自己行骗的理由,但是,这两个细节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缺乏诚信的。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上记载: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只有二到三成的人会信任陌生人。林筱聆的《心弃》并不是专门揭露当下社会缺乏诚信的现象的,但我注意到,作者是文化社会学的研究生,她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如果一个社会极度缺乏信任感,就为诈骗提供了最合适的生存土壤。一方面,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里,诈骗者本身会缺乏一种道德上的威慑力;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必然造成心理上的脆弱,轻易就被诈骗者攻破。对于后者,小说花了更多的笔墨加以展示,无论是退休的老专家,还是收到群发短信的乡镇官员,为什么他们都那么轻易地上当?原因并不是他们的智商低,也不是诈骗的手段高明,根本原因是他们太孤独,周围没有可靠的人交流、倾诉,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

说到底,路远明靠诈骗能够发财致富,依靠的并不是高科技的现代通讯手段,而是这个越来越缺乏信任感的社会环境。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专业知识对于小说创作有着积极的作用。虽然小说中几乎没有多少文化社会学的专业术语,但作者在小说的构思中分明借用了一些文化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因而在写作中没有落入诈骗犯罪题材难以避免的窠臼。

因此,仅仅把《心弃》当成防诈骗的实用手册是不够的,它更是一部为诚信而呼吁的社会警示录。诚信本来就是中国传统的一块基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视诚信为美德、为立人之本。李白曾有这样的诗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足见诚信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救赎人心首先要从社会救赎做起,愿诚信的美德风化天下。

### ■新作快评 计文君短篇小说《白头吟》

# 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离

□何向阳

这样写,于计文君而言确实也是一次冒险。计文君是一个擅长大写女性情感的女作家,相对于社会生活这一层面,她的能力与阅历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握精准。也就是说,外部世界对于她而言远不如内部世界那样具有吸引力,那么胶着、那么细腻。计文君更兴致于人类心理世界的幽微变化,并能在变化中参透人类精神深层的奥妙与要义,例证是她的《天河》,尽管有华飞宇的《青衣》在先,但写出人戏一体的精神层面,计文君仍是向前尽了自己的努力。还有她的《剥红》,其古典素养当然一部分来源于对《红楼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来源于其与生俱来的对女性身心性的感悟与体验。在这部小说中,她写韩秋月便得益于这种体验。韩秋月本是一个保姆,而且还有过外人眼里不甚光彩的经历,但计文君不写她的外在,而写她的心理、写她的心苦,写这个人给谈芳的心理震动,她说,“人总是为难着人,各有各的道理,可还是得彼此为难——他让你苦,你让他苦,没办法。”她说的不仅是自己的处境,更是谈芳遇到的自身的难解之题,当然也是我们人生中难免会遇到的一切问题。

小说大篇幅在写他人,即周老先生一家的生活,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位女作家自己的生活危机:结婚经年,两位知识分子在一起,起初的新鲜已变得老旧。其中的男知识分子受到了来自他的知识内部的女性的诱惑,这种诱惑几乎是时时发生的,但一个家庭的走向恰恰取决于男女双方诱惑的态度,小说称其为“白头吟事件”。最后当然一切平息,女主人如那千年岁月中另一个女子,表明“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男当事者也如李白诗中的感叹“宁同万死碎绝翼,不忍云间两分张”——两人好如初,避免了“独坐长门愁日暮”的命运。

两个家庭,一个写子女与老人之间的情,一个写夫妻之间的情,干谈芳而言,前者是她的落笔之处,后者就是她的身心本体。较之前者而言,后者的落笔是那样的幽妙,无论是满天星斗还是海雨天风,无论是无助孤单还是缠绵悱恻,其形象在小说中都是那么地真实美好,这个已然走过岁月而不惧岁月的女子,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上那个爱怨相容的人物或是她能够侃侃而谈、行文如风的人物。她所面对的不再是她文字的承载者、她故事的人物或是她能够侃侃而谈、行文如风的“他者”,当一切都不再是别人的故事时,当一切都正向她的内心纷至沓来,而来的事物与人正是直指她个人的东西时,她所面对的家庭与情感问题就不再只停留于纸面,而有了血肉质感。

这是一个女人——职业中人、爱情中人——的两个侧面。计文君于小说中的写作雄心可见一斑。她试图跳出对于一个知识女性传统书写的单面化倾向,从两个方面:内部与外部,同时把握一位知识女性的整体生活。不像以往的女性书写,只将女性写成是情感的动物,在谈芳身上,不仅活着一个情感的女性,同时也活跃着一个理性的、思想的女性。但是

我知道,一页翻过,作者已无“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烈性,而多了宽恕与仁慈。

林筱聆的长篇小说《心弃》(花城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社会诈骗为题材,主人公是一名从事信息诈骗的年轻人,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年轻人从靠诈骗发迹到因诈骗入狱的心路历程——小说的副题正是“一个信息诈骗犯的自白”。

诈骗应该是一个人人都感兴趣的题材,当今社会,几乎无人不受诈骗之害。林筱聆的《心弃》无意中成为一本防诈骗的实用手册。说其实用,是因为小说的故事完全来自现实,作者的构思完全是从现实出发的。但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并不是故事忠实地实现了,而是作家通过这些现实性很强的故事所做的对社会心理的深入剖析。

最初读这部小说时,我隐隐有些担心,以为作者以一名诈骗犯为第一人称来叙述是很有很大风险的,这样的叙述很容易变成对犯罪行为的直接呈现,或者会陷入为诈骗犯辩白的境地——小说一开始似乎真有为诈骗犯辩白的嫌疑。作者所写的这位诈骗犯叫路远明,是一个出生贫寒的农家子弟,希望通过考大学脱离农村,然而,命运捉弄,他三度与高考擦肩而过,于是放弃求学,怀揣梦想进城闯荡。这一切并不能成为他犯罪的理由,每一个进城求生存的年轻人不都有自己的苦难史吗?

为了防止以诈骗犯为第一人称带来的叙述风险,作者非常智慧地采用了双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也就是说,小说除了有一个路远明的第一人称叙述外,还有一个作者自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作者此刻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到监狱里采访路远明,路远明愿意接受作家的采访,因为他认为作家是关注人心的,“可以在同一个层面来交流”。于是,两个第一人称叙述的交错,展开了两个内心之间的交锋。路远明一开始还理直气壮地声明,他并没有犯罪,而是在帮助社会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随着交锋的深入,路远明的心理防线逐渐被击溃,对自己的行为有了忏悔和认识。就在路远明悲观绝望之际,作家又给他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在作家的指导和爱人的鼓励下,路远明在监狱里完成了一部以自己经历为原型的反信息诈骗小说。

从一定意义上说,《心弃》是一部救赎小说,是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心与心的博弈,当然也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博弈,是善良和绝望之间的博弈。毫无疑问,林筱聆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作家,她的善良像阳光,照亮了黑暗。因此,即使这部小说是以一个诈骗犯为主人公的叙述,即使小说的情节必然要涉及到各种黑暗的恶行,但小说中善良的阳光会带我们穿过黑暗,感受到阳光下的温暖。

### ■创作谈

帕慕克把写小说的人称为职业撒谎者,这个职业的共同嗜好之一是对笔下人物的设置。这是我爱干的事。

我喜欢把自己凭空捏造的人置于某种境地,然后任由他们行走、生活与争吵,甚至死亡。例如《你进化得太快了》一文,男女主人公被放置在原始森林之后,他们生命中的一些东西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而我则像顽童注视蚂蚁那样地端详他们,兴奋又忐忑,等着发生些不可思议的事,那是任何一个职业撒谎者都无法预知的结局。

这几乎构成了莫大的惊喜。但也有惊恐在内。写作者会因此收获意外之外的发现,不可揣测的人性将在最初的设置之后如画卷般展开——这也是我写作之前绝不会打个什么提纲的原因。造物之手在创世纪的前夜,脑子里不会有万物具体的形象,才有这个世界的繁杂绚丽。写作也并不例外。

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而言,一个虔诚的写作者部分代行了上帝或者魔鬼的职能,其意义差不多相当于《水浒》中洪太尉的放逐之旅:打开“伏魔殿”,让那些生猛的灵魂跃入人间、兴风作浪。

所以,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晚安,秦舞阳》中的秦舞阳和《上帝是吾师》中的科学家都是我亲手释放的灵魂,至于后来他们打开并呈现给你的种种隐秘和最终归宿,在写完之前,作者本人一无所知。

在《寻欢者不知所终》里,我设置了一个去报案的女人,一个妓女跟警察说,她的嫖客失踪了。因为这个预设的先导条件,妓女和嫖客就有了存在于文字中的价值。那位嫖客的不知所终让我满意,那恰恰就是世上很多人的结局。别看你的形体置身写字楼中或者家里的沙发上,可你知道你真的存在吗?因此,在《查无此人》中,那个痛苦的隐身人干脆消失了自己的肉身,完成了彻底的遁世。我相信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作者并未,也无力干涉。

至于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一小撮Loser的故事。这和写作者所生存的环境以及心境有关。在某些人眼中,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成功人士,有的只是失败者,“卢瑟”满坑满谷,行走者摩肩接踵、步履艰难。当你怀着美好的渴望仰望星空时,看到的却净是些推着石头上山又注定滚落下来的西弗。人类可悲、可怜,又不值得可怜。

有时候,我总说自己的同类不值得同情,可每次站在镜子前,都忙不迭修正了这一点。此举尤为可悲。

也许石头本身应该比推它的人更有权利绝望。——是理查德·耶茨教给我这些的,他传授绝望,同时诱使我从绝望中找寻希望。他的灵魂说,别对这个人世存什么指望了,甚至对逃向死亡也别指望。谢谢师父,对某种人而言,写作是惟一能超越生死、别离,以及名利的救赎之道。因此,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是乐观的,并认定能够以此消解人类普遍存在的生理上的恐惧。就像福克纳在诺奖演说中说的——“人之不朽不是因为惟独他可在动物中发言,而是因为人类有灵魂、同情心、牺牲以及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是将这些诉诸文字,记录下来。”

□阿丁

此外,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不仅是对诈骗犯罪的真实揭露,而且是对社会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的追问。作者将诈骗置于整个